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仲長統二

昌言上

謹案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錄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又復佚失今從羣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脫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考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統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

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刪節。斷續孤離。殆所不免。然其闡陳善道。指摘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磨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嘉慶二十年太歲在乙亥三月十五日。

篇名缺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于百世。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闇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高辛已下三十二字從意林補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

無常則綱紀當道路、然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綱紀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剟、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本作忠仁、依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改）壹德于恆、以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為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權不入于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于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

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提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提防而橫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于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敎有道禁不義而身已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己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諂詐己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羣書治要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

或曰欲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于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意林作情]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于田獵而不還[而不反而不還六字依意林補意林耽作騁獵作弋]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運徙勢去、（意林作命移運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閒、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

路揣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肎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淸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肎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

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本傳

損益篇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法有翫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于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于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于禮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

援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于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

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吕懲惡則假臧貨吕成罪託疾病吕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吕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吕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吕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吕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吕分人立政吕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界（界字從御覽補）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

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禦（而諸夏下四十九字從通典）

一　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㠯相數閱齊什伍㠯相連持限夫田㠯斷并兼定五刑㠯救死亡益君長㠯興政理急農桑㠯豐委積去末作㠯一本業敦教學㠯移情性表德行㠯厲風俗覈才藝㠯敍官宜簡精悍㠯習師田修武器㠯存守戰嚴禁令㠯防僭差信賞罰㠯驗懲勸糾游戲㠯杜姦邪察奇刻㠯絕煩暴審此十六者㠯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盜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㠯上則百萬人也又什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㠯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㠯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㠯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末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末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淸、既失天地之性、

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民無常居，吏食日稟

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本傳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

嘗一作常

離斯瘼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
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吕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為
叫呼倉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慎循
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吕居斯位邪勢既
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
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
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于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
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之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
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
開引自裁之端自此吕來遂吕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
嘗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
吕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埶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

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當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于媟近，輸權重于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本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八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仲長統三

昌言下

此下篇名並佚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意林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遁奔隨者行之汙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絕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廚隙由尚有胸心之遁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廣衆之中顯陰私于族親之閒汙風詭俗生淫長姧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羣書治要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妄接之歡、自成膠漆也。意林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衆、妙采于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兆妾之黨、取之于驕盈之家、儌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恒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舊有自字今刪趙綰事見申公傳其獲罪因不奏事太后可補班書之闕不奏事于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如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于我尊、且親于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于我愛、且媟于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于慈母、無

所擇者矣，我之欲效忠情于愛友矣，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于我者，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膚舊作用字今刪）之疾病也。夫曰此終唾捐之朋，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羣書治要）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意林）

日在天之內，在人之外。（意林　案劉子心隱作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埽是爲，趨走是供，傳近（本作傳延從文選宦者傳論注改）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坐側，而周禮有其官職。至于武皇游宴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章奏。（天文下三十四字從文選宦者傳論注補）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姦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

不亶足悲邪。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已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命借爲明易繫辭而命之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論，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釋文孟本作明皇帝登自解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邪。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于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亶審也。羣書治要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溼，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已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蓋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字有脫其本而爲姦邪之階，于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侜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

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堀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搆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誠于愚惑之人不亦謬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寵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于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為之儉欲無所齊法為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于上禁之于下非元首之敎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非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于祖

考、餘合而枝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于驕溢之處、自恣于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于夷狄、其行比于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殷、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邪、所貴于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于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汗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羣書治要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于空言高論難行之術哉、今爲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大旗、珠玉翡翠以爲飾、連幨爲城、構帳爲宮、起（今爲下四十一字從藝文類聚六十一補）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藝文類聚作璧）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于宮中、未曾御

之婦人生幽于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㠯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㠯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㠯覽都民之有無防閣足㠯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㠯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有脫文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芻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郊而講事因田狩㠯教戰上虞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有脫文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㠯時出之均齊恩施㠯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㠯為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㠯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溼者矣有窮居僻處

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于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姧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附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將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之（當作君子見羣書治要）

古者君之于臣無不荅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荅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于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

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以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也有脫文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況于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何以昭仁心于民物廣令聞于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

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于膏肓、此爲傾危比于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當作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疑有誤、舊校云、恐當作久）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于我心乃快哉、（羣書治要）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意林）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意林）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已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意林）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同于我者何必

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惜智足㠯立難成之事能足㠯圖□□□口附者不嫌疏者不進。意林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㠯醉酒淋其骨髓夜則㠯房室輸其血氣。意林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絕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意林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汙也。意林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㠯成其物練當作錬之㠯致其情瑩之㠯發其光。文選廣絕交論注 意林 御覽四百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

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于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于其飡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所從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闇（本作閒意林作晦知是闇字）則攻己之所短。（本作攻人之短從御覽四百六改補所字從意林補下句倣此）會同（本作會友從意林御覽改）則述人之所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意林無患字）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恤利必相四字從意林補）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

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意林作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意林作友）之可違而友（意林作交）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羣書治要）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當作事）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

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于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邪曰大備于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邪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卹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于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脫一字）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背犧積于廟門之中犧牲羣于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于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

甚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求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于自省專思慮于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邪故歡于報應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群書治要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意林北堂書鈔一百歎賞類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作英辭雨下

愛當有惡字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意林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意林

北方寒而其人壽南方暑而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者也鈞之獸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饑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五

行氣可以不飢不病吾始者未之信也至于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于世務思銳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巨說矣然亦非至當之論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氣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抱朴子內篇至理）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抱朴子內篇至理）

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御覽六百九十一）

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眞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女生譙國華佗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霅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辜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城郄儉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說博物志五典論又云王仲統云當作東阿王及仲長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恆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目罷點也博物志五案此二條出典論又與子建相亂非皆昌言原文故附載焉自敍已下泉已下當同在一篇

湯契後泰益後益則皐陶子也意林案此已上依本傳治要意林寫出不審仲長子原次已下各書引見于原文無考依各書先後錄之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

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
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
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
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
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操發清霜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本傳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
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云云據文選閒居賦注引
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環今此有溝池環而竹木周布二語知
即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以卜居名篇胡
維新兩京遺編題為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

天為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生焉時雨降焉始
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為而尙乎食也哉
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齊民要術序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况夫田父而懷窳惰乎。齊民要術序

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齊民要術序

宗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夏以旦，冬以中。北堂書鈔未改本三十六清淨

公卿大夫莫不先歷三七之官，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也。北堂書鈔未改本四十九設官升階越等，其步也亂；登朝越等，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賜進焉。賈生有言治

國取人務在求能，故救國之無利器，猶鐵以鉛刀，而望其切，不亦疏乎。御覽二百三

冢宰堯官也。藝文類聚四十五，御覽二百六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零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甚矣。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孔六帖一百，御覽九百七十一。枇杷又荔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于長樂宮延年殿後東廡柏樹，及永巷南園御覽作閣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藝文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六十

務以御覽作以務書君敎令，記善刺過，今之持版以象焉。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四十五，又六百九十二

淑清穆和之氣既宣，醇醲之化既洽。文選魏都賦注

斧帳翠屏之不坐。文選天台山賦注

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文選潘安仁懷舊賦注，阮籍詠懷詩注，陸機門有車馬客行注，古詩驅車上東門注，王逸與陳伯之書注，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文選文賦注

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文選琴賦注

捷疾馳影響入門也。文選贈白馬王彪詩注

築臺起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 案此疑有天下者篇約文

閑上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已入山澤，伏重岫之内，竄窮巖之底，文選陶淵明經曲阿詩注 張景陽七命注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子若昇天路也。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 曹子建讓詩注 與吳季重書注

彊者勝弱，智者欺愚。文選陸機塘上行注

事求絲髮之豐。文選鮑照白頭吟注

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修潔敝之士固當

食茶鹽膳，枕藉荊棘。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引之曰救義。文選任彥昇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啟注 又奏彈劉整注

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節操淩高雲、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

姦慝既弭、警蹕清夷、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高光二祖之神武、遐際會而不能得、文選干令升晉武革命論注

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文選宦者傳論注

探心測意、世加甚焉、文選演連珠注

運籌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文選石闕銘注

五位已正、方面、文選石闕銘注

遵道正路、貞亮之節、文選郭林宗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㠯千計 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㠯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文選頭陀寺碑文注

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 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昔秦用商君之法張㓗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嚮

應人不為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 長短經政體

攻玉㠯石滌布㠯灰 御覽八百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粲一

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初辟司徒府，除黃門侍郎，不就，至荊州依劉表，荊州平，曹公辟爲丞相掾，封關內侯，遷軍謀祭酒，進侍中，有去伐論集三卷，漢末英雄記十卷，集十一卷。

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升，熹潤土之溽暑，扇溫風而至興，或赫爔以瘏炎，或鬱術而燠蒸，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豈含血而能當，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于原野，處者困于高堂，患衽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氣呼吸以祛裾，汗兩下而沾裳，就淸泉以自沃，猶淟涊而不涼，體煩茹以於悒，

心憤悶而窘惶于是帝后順時幸九嵕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于林光潛廣室之邃宇激寒流于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闥洞開周帷高舉堅冰常奠寒傲代敘藝文類聚五初學記三御覽三十四

雄風颯然兮時動帷帳之纖羅書鈔一百三十二

游海賦

含精純之至道兮將輕舉而高厲游余心以廣觀兮且仿佯乎四裔乘蘭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遙逝翼鷩風以長驅集會稽而一顧登陰隅以東望兮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尋之冥地不見涯洩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洪洪洋洋誠不可度也處嵎夷之正位兮同色號于穹蒼苞吐納之弘量正宗廟之紀綱總眾流而臣下為百谷之君王洪濤奮蕩大浪踊躍山隆谷窳宛亶相搏懷珍藏寶神隱怪匿或無氣而能行或含血而不食或有葉而無根或能飛而無翼鳥則爰居孔鵠翡翠鷫

鵠鶬紛往來，沈浮翱翔，魚則橫尾曲頭，方目偃額，大者若丘陵，小者重鈞石，乃有賁蛟大貝，明月夜光，蠵鼊瑇瑁，金質黑章，若夫長洲別島，旗布星峙，高或萬尋，近或千里，桂林藂乎其上，珊瑚周乎其趾，羣犀代角，巨象解齒，黃金碧玉，名不可紀。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兩引又文選江賦注

浮淮賦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汎洪檣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以成林兮，譬巫山之樹藝，于是迅風興，濤波動，長瀨潭渨，滂沛洶溶，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若鷹飄逸，遞相競軼，凌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閑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羣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轤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蔕芥，濟元勳于一舉，垂休績于來裔。書鈔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藝文類聚八初學記六

閑邪賦

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仉，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挐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藝文類聚十八

關山介而阻險，文選謝元暉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贈西府同僚詩注

願為環以約腕。書鈔一百三十六引王粲閑居賦，當是閑邪之誤

出婦賦

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當隆暑兮翕赫，猶蒙眷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思情固兮日新，竦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終始，樂枯黃兮一時，心搖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馬已駕兮在門，身當去兮不疑，攬衣帶兮出戶，顧堂室兮長辭。藝文類聚三十

傷夭賦

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藝文類聚三十四

思友賦

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翱翔、行游目于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漭、綠草兮雜生、超長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藝文類聚三十四

寡婦賦

闔門兮卻埽、幽處兮高堂、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廂、顧左右兮相憐、意悽愴兮摧傷、觀草木以敷榮、感傾葉兮落時、人皆懷兮歡豫、我獨感兮不怡、日掩曖兮不昏、明月皎兮揚暉、坐幽室兮無

爲登空牀兮下幃溺流漣兮交頸心惛結兮增悲 藝文類聚三十四

欲引刃而自裁顧弱子而復停 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初征賦

遭世難曰迴折兮超遙集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曰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曰敷蘂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藹風溫溫曰增熱體燁燁其若焚 藝文類聚五十九

登樓賦

登茲樓曰四望兮聊暇日曰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曰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曰迄今情眷眷而懷

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㠯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于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㠯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㠯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㠯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于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㠯反側文選藝文類聚六十三

羽獵賦

遵古道㠯游豫兮昭勸助乎農圃用時隙之餘日兮陳苗狩而講旅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竝征樹重圍于西阯列駿騎乎平坰

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駙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擾、鋒刃林錯、揚暉吐火、曜野蔽澤、山川于是搖蕩、草木為之摧撥、禽獸振駭、魂亡氣奪、興頭觸系、搖足遇擿、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窮緤、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殲夷、藝文類聚六十六又初學記二十二引三條

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麴糵必時、良工從試、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沈盎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恥于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暨我中葉、酒流猶多、羣庶崇飲、日富月奢、藝文類聚七十二書鈔一百四十八

神女賦

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淑眞，陶陰陽之休液，育天靡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玄鑒，鬢類削成，質素純皓，粉黛不加，朱顏熙曜，曄若春華，口譬含丹，目若瀾波，美姿巧笑，靨輔奇葩，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縟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袿熠爚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發筵對兮倚牀垂，稅袿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史記索隱作玄的）兮結羽釵，揚蛾微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眞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藝文類聚七十九，書鈔一百三十五，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史記五宗世家索隱，御覽三百八十一，又七百十九）

投壺賦序

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御覽七百四十三）

圍棊賦序

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棊是也。御覽七百五十三

彈棊賦序

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御覽七百五十四

迷迭賦

惟遐方之珍草兮，產崑崙之極幽，受中和之正氣兮，承陰陽之靈休，揚豐馨于西裔兮，布和種于中州，去原野之側陋兮，植高宇之外庭，布萋萋之茂葉兮，挺苒苒之柔莖，色光潤而采發兮，以孔翠之揚精。藝文類聚八十一

瑪瑙勒賦

遊大國以廣觀兮，覽希世之偉寶，總眾材而課美兮，信莫臧于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皂，于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騄驥之

儀式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三百五十八又八百八

車渠椀賦

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雜玄黃以爲質，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八

援柔翰以作賦。文選左思詠史詩注

槐樹賦

惟中唐之奇樹，稟自然之天姿，超疇畝而登殖，作階庭之華暉，形禕禕以暢條，色采采而鮮明，豐茂葉之幽藹，履中夏而敷榮，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鳥願棲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襟。藝文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

柳賦

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屆而徂征、元子從而撫軍、值嘉木于茲庭、歷春秋以逾紀、行復出于斯鄉、覽茲樹之豐茂、紛旖旎以修長、枝扶疏而覃布、莖修梢以奮攝、人情感于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行游目而廣望、覩城壘之故處、悟元子之話言、信思難而存懼、嘉甘棠之不伐、畏取累于此樹、苟遠迹而退之、豈彌遲而不屬、藝文類聚八十九初學記二十八

白鶴賦

上闕白翎稟靈龜之修壽、資儀鳳之純精、接王喬于湯谷、駕赤松于扶桑、飡靈岳之瓊蘂、吸雲表之露漿、藝文類聚九十

鶡賦

惟茲鶡之為鳥、信才勇而勁武、服乾剛之正氣、被淯駹之質羽、悤晨風以羣鳴、震聲發乎外宇、厲雁風與猛節、超羣類而莫與、惟膏薰之焚鉥、固自古之所吝、逢虞人而見獲、遂困執乎纆縶、賴有司

之闕功、不開小而漏微、合薄軀以免害、從孔穴于園淵、藝文類聚九十

鸚鵡賦

步籠阿以躑躅、叩眾目之希稠、登衡幹以上干、噭哀鳴而舒聲、嚶嚶以高厲、又憀憀而不休、聽喬木之悲風、羨鳴友之相求、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倦獨宿而宛頸、藝文類聚九十

鶯賦

覽堂隅之籠鳥、獨高懸而背時、雖物微而命輕、心悽愴而愍之、日奄藹以西邁、忽逍遙而既冥、就隅角而斂翼、眷獨宿而宛頸、歷長夜以向晨、聞倉庚之羣鳴、春鳩翔于南嶽、戴鵀集乎東榮、既同時而異憂、實感類而傷情、藝文類聚九十二

為劉荊州諫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

是目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刑隕賢肖承統目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案自太公刑隕至此魏氏春秋作齊公刑隕四海悼心賢肖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目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悟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膂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旆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目成王業或欲目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也魏氏春秋作而能崇業終功垂祚後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

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亡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從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後漢袁紹傳注云書見王粲集又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有刪節）

天篤降害禍亂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于干旍無極游于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

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親即異杌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哉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成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于夫人未若鄭莊之于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與後漢書小異今並錄之

爲劉荊州與袁尚書

袁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勒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口使引領佇

而莫適初開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謂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李杲河田買等前後到荊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敘事變本末之理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死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翦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

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于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耶、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己復禮、以從所離、則弱者自以爲強、危者自以爲盛、誠欲勠力長驅、共獎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繼迹、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遠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竄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婆氏危哉、裘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

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章樵注本古文苑十，韓元吉本無。又見後漢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章懷云書見王粲集。又見魏志袁紹傳注引魏氏春秋，並有刪節。

爲荀彧與孫權檄

故使周曜管容李恕張涉陳光勳之徒，將帥戰士，就渤海七八百里，陰習舟檝，四年之內，無日休解。今皆擊櫂若飛，回柁若環者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又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九十終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粲二

七釋

潛虛丈人違世遁俗，恬淡淸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于是口口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藝文類聚五十七

道在養志，實氣將定，其氣莫先五味。書鈔一百四十二

凍醥玄酎，醴白醑淸。書鈔一百四十八

霜熊之掌，文鹿之茸。書鈔一百四十二

黿羹蠵臛，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六十一作螭臛 晨鳧宿鴟，五黃擣珍，口腸口口。書鈔一百四十二

肴㠯多品，羞㠯珍名，脯鮨桂蠹，石蜜瓊晶，僭寒鮑熱，異和殊聲。同上

乃有西旅游梁，御宿青粲，瓜州紅麴，參糅相半，軟滑膏潤，入口流散。書鈔一百四十二，又一百四十四，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八百五十

邯鄲才女，三齊巧士，名倡秘舞，承閒並理，七盤陳于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揄皓袖㠯振策，竦并足而軒跱，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㠯徐擊，駁頓身而傾折，翩飄微而霍亂，精蕩神㠯巴渝，代起鞞鐸響振。藝文類聚五十七，文選文賦注，又舞賦注

農功既登，玄陰戒寒，乃致眾庶，大獵中原，植旌拊表，班授行曲，絕綱連罝，彌山跨谷，流鋒四射，罼罕橫厲，奮千芟而稍縈，弛鷹犬㠯搏噬，弦不虛控，矢不徒注，僵禽連積，隕鳥若雨。藝文類聚五十七，御覽三百五十三

難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弱骨纖形，鬒髮玄鬢，脩項秀頸，紅顏照曜，睢若若榮，戴明中之羽雀，離華鈴之葳蕤，珥照夜之雙璫，煥炳爚㠯垂暉。書鈔一百三十六，藝文類聚五十七

揚娥眉而順止。御覽三百六十八

聖人在位、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于壠畝、舉賢才于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師師、于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遁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恥、藝文類聚二十七

休風偃物、湻化玄通、北堂書鈔十

聲曁海外、同上

太廟頌

思皇烈祖、時邁其德、肇啟洪源、貽宴我則、我休厥成、聿先厥道、丕明丕欽、允時祖考、

於穆清廟、翼翼休徵、祁祁髦士、厥德允升、懷想成位、咸奔在宮、無思不若、永觀厥崇、

綏庶邦、和四宇、九功備、彝樂序、建崇牙、設璧羽、六佾奏、八音舉、昭

大孝衍妣祖念武功收醇祐初學記十三

靈壽杖頌

慈杖靈木已介眉壽奇榦貞正不待矯輮據貞斯直杖之爰茂藝文類聚六十九

正考父讚

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慈約敬饘粥予口傴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初學記十七

友金人讚

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遺迹一言之賊過乎輿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譏藝文類聚十九

難鍾荀太平論

按藝文類聚引帝下堯字當作舜

聖莫盛于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矣。帝堯因之而三苗畔戾矣。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乏也。然則此三聖能平。三聖能平。則何世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于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蓋信書之謂也。藝文類聚十一

爵論

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

可吕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實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吕貨財爲賞者不可供吕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吕爵爲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藝文類聚五十一

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爲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于公也而近世賞人者皆不由等級從無爵封列侯原其所吕爵廢故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吕賞也乃積累焉須事足乃封侯非所吕速爲而及時也上觀古高祖封功臣及白起衛鞅皆稍賜爵而五大夫客卿庶長吕至于侯非一頓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遂之不倦矣御覽百九十八

儒吏論

士同風于朝、農同業于野、雖官職務殊、地氣異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則文法典藝、具存于此矣、至乎末世則不然矣、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搢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長于官曹之閒、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于講堂之上、遊于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先王見其如此也、是以博陳其教、輔和民性、達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雅訓、儒通文法、故能寬猛相濟、剛柔自克也、

藝文類聚五十二

御覽六百十三

三輔論

湘潭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玄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黷、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

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戮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玄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眾戰孰能嬰御劉牧之藝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灑埽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于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于漢南追揚定于析商藝文類聚五十九

安身論

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于道不徒語也必經于理不苟求也必造于義不虛行也必由于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厚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

危四者存乎中，則患憂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興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務本論

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于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餘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于閉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秩，則吏受重罰。夫火之災人也，甚于怠農；慎火之力也，輕于秬耘。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

也、藝文類聚六十五

末世之吏、負青旛而布春冬、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荊州文學記官志

有漢荊州牧曰、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稱曰於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敘經志業、用建雍泮焉、立師保焉、作爲禮樂、以作其性、表陳載籍、以持其志、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夫文學也者、人倫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業從事宋衷所作文學、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贊之、降嘉禮以勸之、五載之間、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闓等、負書荷器、自遠而至者三百有餘人、于是童幼猛進、武人革面、總角佩觿、委介免冑、比肩繼踵、川逝泉涌、亹亹如也、兟兟如也、遂訓六經、講禮物、諧八音、協律呂、修紀歷、理刑法、六路咸秩、百氏備矣、夫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

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紀言，而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詞譎喻，溫柔在誦，故稱衷矣。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綴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備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婉章志晦，原已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文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

天降純嘏，有所厎授，臻于我君，受命既茂。南牧是建，荆衡作守。時邁滔德，宣其丕繇，厥繇伊何，四國交阻，乃赫斯威，爰整其旅，虔夷不若，屢戡寇侮，誕啟洪軌，敦崇聖緒，典墳既章，禮樂咸舉，濟濟搢紳，盛茲階宇，祁祁髦俊，亦集爰處，和化普暘，休徵時叙，品物宜育，百穀繁廡，勳格皇穹，聲被四宇。（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六百八）

倣連珠

臣聞明主之聚也、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尙一見而爲師、陳平烏集而爲輔、

臣聞記功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呂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恥雪、

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已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已濟天下、

臣聞觀于明鏡、則瑕疵不滯于軀、聽于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埶文類聚五十七

蕤賓鐘銘

有魏匡國、誕成天功、底綏六合、纂定庶邦、承民靡戾、休徵惟同、皐命孔昭、造茲衡鐘、紀之已三、平之已六、口口允嘉、氣齊允淑、表聲韶和、民聽已睦、時作蕤賓、永享遐福、

无射鐘銘 案初學記无射作蕤賓今依銘文改

有魏匡國成功允章格于上下光于四方休徵時序人說時康造茲衡鍾有命自皇三吕紀之六吕平之厥量孔嘉厥齊孔時音聲和協人德同熙聽之无射用吕啟期 初學記十六

硯銘

昔在皇頡爰初書契吕代結繩民察官理庶績誕興在世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朴澆散俗吕崩沈墨運翰藻榮辱是若念茲在茲惟玄是宅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刀銘

侍中關內侯臣粲言奉命作刀銘及示吕其敘二一報誠必朝氏之刀而張常爲工矣輒思作銘謹奉陋不足覽

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諸色劑攻諸濁清灌襞吕數質象吕呈附反載穎舒中錯形陸剸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之式章威靈無曰不虔戒不在明 藝文類聚六十 文選七命注 初學記二十二 御覽三百四十六

弔夷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于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為念，絜己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清風于貪士，立果志于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符，雖不同于大道，合尼父之所譽。藝文類聚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九十一終